

名人之侣回忆丛书

MEMOIRS BY THE
SPOUSES OF CELEBRITIES SERIES

我与郁达夫



广西教育出版社

K8256
65
1



我与郁达夫

王映霞著

063669



女子学院 0033389

广西教育出版社

我与郁达夫

王映霞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88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8.875印张 插页5 1165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600册

ISBN 7-5435-1502-4/I·136 定价: 4.40元

(桂)新登字05号

正報同人

正大光明

郁達夫題

1936年8月，郁達夫為
廈門《正報》的題字。

31年底，郁達夫、

王映霞感情風波初起，
為彌合裂痕，郁達夫請
來律師徐式昌和北新書
局經理李小峰，親筆寫
下一式三份的“版權贈
與書”。律師、書局和王
映霞各執存一份。

版權贈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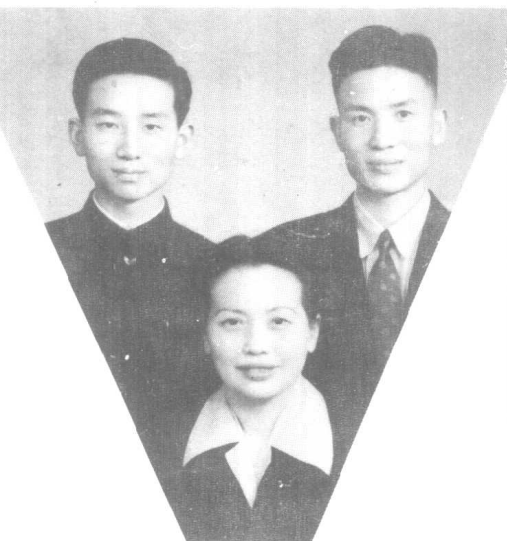
著作者郁達夫願將所著寒友集鷄肋集過去集
奇寒集集微集集微集日記九種達夫及譯
稿小宋之伍等書版權及附屬於各書之權益全
部贈與王映霞氏除與出版者重訂新合同外合
將此旨記明各書三紙以一紙出版者一存律師處
一交王映霞氏收藏為據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版權贈與人郁達夫
証人律師徐式昌
証人出版者海北新書局
被贈與人王映霞

王映霞与儿子郁飞（右）郁云
1957年在上海。



1938年冬，王映霞摄于福州。



王映霞
1989年在上海寓所。

序

郑逸梅

我闻王映霞的大名较早，见她的仪容较迟。人生遇合，自有不可思议者在，殆佛家所谓“缘”也。

她是杭州人，雷峰塔是杭州的风景点。塔毁于甲子年。经过六十年，又是一个甲子。可是公家修复文物，却没有修复到这座浮图。致使塔影钟声，渺焉隔世，兀是令人引为遗憾。不意映霞家里，藏着一柄纪念雷峰塔的扇子。蒙她割爱投赠，这是多么令人欣喜铭感呵！这扇出于南社诗人楼辛壶的手绘。画中寒鸦点点，绕着荒塔飞翔着，自有一种清森峭拔之气。一面为王二南的正书，纪该塔的来历和倾圮的时日，很为详瞻。原来二南老人，就是映霞的祖父，生平多才艺，举凡诗文金石栽植以及缝纫等，无所不能。始知映霞的才艺，是渊源家学的。

映霞和我，同隶上海市文史馆，过着安定的生活。但是她以往历经忧患，备尝艰苦，又复流浪跋涉，坎坷遭回，成为传奇式人物。她和我友蒋梅笙的女儿碧薇，有类似的遭遇，碧薇与徐悲鸿始合而终离，映霞和郁达夫也是半途相乖。外间凡是谈到

徐悲鸿，总要提及蒋碧薇；同时谈到郁达夫，总要提及王映霞。碧薇映霞，都处于被抑地位。所以碧薇撰了一部《蒋碧薇回忆录》，映霞也有一书。《半生杂忆》把事实真相，无隐无讳，自白一下，这是第一手资料，值得珍视的。况悲鸿、达夫是举世瞩目的人士，书中有关的遗文佚事，为他人未述未道的很多，因此更补充了史料掌故。出版问世，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必然无疑的。

真巧得很，我正在阅读着报刊上所载的《王映霞在上海》，阅未及半，而映霞翩然来舍，知道她的《半生杂忆》行将付印，要我写一前言。这是不容辞谢的。拉拉杂杂，写了几句，权作嚆引吧！

丙寅中秋

郑逸梅时年九十有三

特约编辑：陈肖人

责任编辑：谢纪智

封面设计：张觉民

名人之侶回忆丛书
近期出版书目

我与萧乾

文洁若 著

我与郁达夫

王映霞 著

我与萧军

王德芬 著

我与蒋光慈

吴似鸿 著

傅建祥整理

目 录

序.....	郑逸梅 (1)
半生杂忆.....	(1)
前言.....	(1)
一、在外祖父身边.....	(1)
二、回到金家.....	(3)
三、正式进学校.....	(6)
四、进女子师范.....	(9)
五、从温州到上海.....	(12)
六、认识了郁达夫.....	(15)
七、岁阑归故乡.....	(17)
八、郁达夫的病和婚约.....	(22)
九、我们的小家庭.....	(27)
十、下厨房和逛马路.....	(30)
十一、内山完造与鲁迅.....	(34)
十二、阳春和静子的诞生.....	(36)
十三、收版税和做“护士”.....	(38)
十四、裂痕.....	(40)
十五、移家杭州.....	(45)
十六、青岛和北戴河.....	(48)
十七、风雨茅庐和三儿之殇.....	(56)
十八、郁达夫去日本和到福州前后.....	(62)

十九、避难富阳、丽水·····	(70)
二十、爆发·····	(73)
二十一、到汉寿以后·····	(79)
二十二、在星洲离婚·····	(82)
二十三、写在后面·····	(86)
杭州或日本结婚·····	(88)
郁达夫与我婚变经过·····	(91)
一、漫天烽火 达夫远去·····	(91)
二、移居丽水 接近许绍棣·····	(93)
三、我为许绍棣作媒人·····	(96)
四、达夫猜忌 顿生风波·····	(98)
五、弄假成真 刊登启事·····	(101)
六、武汉协议 立约为证·····	(103)
七、查探我是否和许绍棣同居·····	(105)
八、无可奈何 请求离婚·····	(109)
九、他的形象依然埋藏在我心底·····	(110)
阔别星洲四十年·····	(112)
答辩书简·····	(120)
记《鲁迅日记》中与我有关 的二三事·····	(135)
王映霞致郁达夫书简·····	(143)
郁达夫致王映霞书简·····	(159)
趁我今犹健在 留下我的忠告 ——《读郁达夫日记选》·····	(274)

半生杂忆

前言

人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差不多了。当快要到达尽头之时，再回顾一下自己已经走过了的路程，和在那长途跋涉中所遇见的鲜花遍地或者荆棘丛生的景况，那些值得珍贵和追怀的事物，真令人无限地感慨。

虽然我曾为鲜花所迷恋，也曾被荆棘刺得鲜血淋漓，但在今日，已经是不值得再来计较的了。雪泥鸿爪之念，就是促使我写这一篇东西的动机。

在本文中所连带写及的人，有的是已经作古，对于他们，我是应该尽量寻求其优点而为后世的人所瞻仰与凭吊的。还有一些生存者，为了叙述时的便利，有的未将姓名写出来。但最主要的，还是写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闻所见。从近乎消失的记忆里来写述，挂一漏万，轻重不匀的缺点，自然不少。加以限于水平，文笔幼稚，是有望于读者鉴谅的。

一、在外祖父身边

人生最快乐的时期，莫过于童年时代。虽然已

经过了几十年，但每一回想起来，也总还感到和昨天的情景一样。

一九一二年春，在大弟快要诞生的时候，我已经是虚龄五岁了。杭城光复的三月里，外祖父把我们一家接去住在他的身边。这一次的迁家，在我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懂得妈妈爱我，爸爸也爱我，但无论怎样，总比不上外祖父对我好。他会讲故事，常领我逛大街，坐茶馆，看朋友。平时我就老在惦记着他，盼望能够跟在他身边。

外祖父的家离杭州城区廿多里路的拱宸桥是一个小商埠，甲午战役后，日本人就划去了一大块地占为租界，铁路又筑了支线，水路有小火轮可以直通上海和苏州。若到杭州城里去，还有人力车和轿子可以代步。永安里一幢幢住宅的格局，象上海式的里弄房子，对远在几十年前的拱宸桥说来，算作是最新式的住宅区了。外祖家里人虽不多，但为了想住得宽敞些，所以也便在这里租下了一幢三楼三底的房子住了下来。

在外祖住屋的后面，相隔一条弄堂，有一所外祖的朋友王某所创办的里弄小学堂。这所学堂的大门，正好对着我们的后门。在我四周岁那年，进了这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堂去旁听。当时的所谓旁听，也不过是在这一间教室的最末一排上，空出一个座位来，每天让我去挂着小书包坐着。当然，我既不会写字，又不懂看书，倒总算尚能不吵不闹的，全神贯注听着上面的先生在讲课。因为过份的安静，反而给我带来了睡意，有时候我竟会不知不

觉地睡着了。等到下课时铃声一响，才又将我惊醒。

外祖王南，号二南，胖胖的身材，一张长圆而终年都红润着的脸。说话的声音沉着洪亮，一直都是带着笑脸向人，总是一视同仁的和善。他对于自己书房里的一切东西，老爱收拾得整齐清楚。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哪一只放信纸信封，又哪一只放笔墨，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从小就好奇心极强，愈是他平日交代过我，不许我去乱翻的几只抽屉，我老喜欢等他出外时，暗中去抽开来望几眼。有时看到抽屉里有一张红纸，或者几个较大的笔套，我便取出来拿在手中玩一会，玩够了然后再放进去。自己认为是已经放归原位的了，外祖父回家一定不会觉察。谁知等他回来后一开抽屉，便马上觉察已经有人去开过他的抽屉，动过他的东西了。

二、回到金家

我爸爸叫金冰孙。曾祖辈弟兄都在杭州经商，曾开设过规模较大的当铺、酱园、南货店等。祖父金鸿藻，既未做官，也不会经商，在他一生中，当然家业日衰。辛亥革命以后，他把杭州余官巷的大宅院卖掉，同时在离市区近四十里的湖墅信义巷西头，买进了一所较小的住宅。这宅院的东首，有一座观音桥，西面有一条浒弄，后来的宁杭公路，就从这浒弄里打通出去。跨出大门两三步，就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西通余杭，东往松木场，听说还是

运河的支流。当时因为湖墅的生活程度较低，所以我们的祖父也就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在买卖迁徙之时，适当大弟出生之后，我们正住在拱宸桥外祖家里。

一九一四年的重阳过后，虽寒蝉抱树，木叶尚未尽落，但偶尔一两阵风来，也着实有些凉意了。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带着我，爸爸抱了三岁的弟弟，分乘了两顶小轿，小轿后面跟着两担行李，从外祖家里搬回到这一所祖父新买进的宅子里来。进了信义巷，我还没有等轿夫把轿子停妥，就打开轿帘，四下观看。这是一条静静的小街，面前是大墙门，门内就是我们的家。

祖父安排我们这一房住到三间花厅里，就在大厅的右首。三间花厅是坐西向东的，东南北三面是极高的封火墙，所以即使在晴天，也只有在中午前，才看得见阳光，而这仅有的阳光，也都还是从院子里那两棵大梧桐树的枝干缝隙中射进来的。院子里是泥地，院子的形状，正形成了一个横的长方形，正好铺在三间正屋的前面。除了正中有两棵梧桐之外，一面有一棵玉兰，另一面还有一棵夹竹桃。对面粉白的照墙上，还种上了两棵木香和蔷薇。这两棵树的树根，正好插入到东面靠墙的花坛上。花坛前面有两条石凳，分列放在两旁，中间安放了一张小圆石桌。因为不容易晒着太阳的缘故，在每一棵树的树根旁边，都长满了青苔。记得我第一次跑到院子里去玩的时候，便滑了一大跤。

祖母体质素弱，又加上她那一双缠得纤细的小

脚，累得她平时就不愿意随便出来走动，总爱独自个静寂地坐在屋子后面、竹园旁的一间小厢房里，终日捧了一串念佛珠念佛。我们初搬来时，妈带我进去看过她老人家一次。祖父则终日笑脸常开，手中还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旱烟筒，东看看西摸摸地在料理着家务。他走起路来，总喜欢慢条斯理地踱着方步。无论看见了哪一房的哪一个小辈，也总是笑嘻嘻的。笑起来，他嘴旁的那两撇八字胡子，也就随着他的笑容分开了来。

自从我们搬回来住以后，祖父几乎每天都要踱进花厅里来看我们一次。来了之后，除了经常和妈谈些家常以外就是爱抱弟弟，逗弟弟玩。对于我，有时只顺口说一句：“少跑少跳，女孩子要文静些，不然会给别人说闲话，说你不懂规矩的。”我听了，并不知道什么叫“闲话”，又什么叫“规矩”，但总感觉到没有在外祖身边那样开心，好象无形中有东西在束缚着我。等祖父踱回去时，经常将弟弟抱着带走，却总没有带我一同去。他们出园门后，妈就会到外房的小洋铁皮箱里，去取出一包豆酥糖或者几块香糕来，拉我过去，塞在我的小手心里。于是我重又蹦啊跳啊的，独自个去玩去了。

爸爸早出晚归地在城里工作，我不常见他的面。大弟三岁了，长得很结实。当我们俩在屋子里玩腻了的时候，就缠在妈妈身边。逢到这样的情况，妈便低声地向我说：“陪弟弟上大门口去玩一会，好等爸爸回来。”

大门外有一条石板路，再过去便是别家的菜场地。通过菜地，就到了河滩。河滩上经常堆放着许多别家未运走的木排。河面上不时有来来往往的小木船，满载着河虾蚌壳之类，到杭州城里去出售。有时亦会有一二只渔船停靠在河边。我们看着坐在船头上晒太阳的大人和儿童，船头上光滑的甲板，以及甲板边上安放着的锅灶菜橱之类，若再从船舱向里望，还可以看见小桌小椅和棉被等。我往往会站着呆看多时，心想，要是我们家也有那么一只小船，爸爸将小船撑到各处的大城市里去，夜晚也就睡在船里，多好。

一年后，大伯母故世了，大伯父带了堂姊们去江西做官，二伯父一家搬到杭州城里去了。不久，我们这一房也就搬进了城，另立门户。

三、正式进学校

当年杭州最热闹的地区叫做“旗下营”，简称为“旗下”，顾名思义，是从前清军八旗盘踞过的地方。一九一七年，我虚龄十岁时的一个春暖花开季节，我们的这一个小家，在旗下仁和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安居下来了。爸爸在附近的一个机关里做书记员之类的工作，收入足以养家，这是我们在经济上和祖父脱离的开始。

有一天，爸爸对妈妈说：“女孩子大了，老在家里玩也不是个事情。今天，我下办公回来，就在旁边那条马路旁的惠兴女学校里，替她去办了报名